

草薙印与猫耳的契约

第一期



《草莓印与猫耳的契约》第一期

第一章：缔结的铃铛

雨夜里的纸箱在滴水。

柏荟本不该停下脚步的。

可那团瑟缩在箱角的白影动了动——不是野猫，而是一个浑身湿透的少女。她的白发黏在苍白的脸颊上，发丝间支棱着一对雪白的猫耳，此刻正因寒冷而微微颤抖。

柏荟的伞面倾斜，雨水顺着伞骨滑落，在她脚边汇成小小的水洼。

"你....."

他刚一开口，少女便猛地抬头。

一双湛蓝的瞳孔在暗处收缩，像受惊的猫。她的脖颈上套着磨损的皮质项圈，金属牌在路灯下泛着冷光：【N-107】。

柏荟蹲下身时，嗅到了铁锈和雨水混合的气味。

"名字？"

少女的尾巴紧紧缠住自己的小腿，指甲不自觉地抠抓着纸箱边缘。她的嘴唇动了动，却没发出声音。

柏荟伸手去碰那块金属牌，指腹擦过她冰凉的皮肤。少女本能地后缩，却又强迫自己向前倾身，将脆弱的脖颈完全暴露在他指尖。

这个动作太过熟练。

柏荟的钥匙串上挂着一枚古铜铃铛，是他祖母留下的旧物。金属碰撞的清脆声响让猫耳倏地转向声源。

"凡亦橙。"他剪断那条磨破的项圈时，发现她后颈有一道愈合不久的疤痕，周围的皮肤还泛着不自然的红，"小名橙子。"

铃铛系上她纤细脚踝的瞬间，少女突然扑进他怀里。

柏荟僵住了。

她浑身冰冷，发梢滴落的水珠渗进他的毛衣，可环住他腰身的手臂却烫得惊人。"橙子会永远听主人的话喵~橙子真的好饿好冷"她的声音闷在他胸前，带着细微的颤音。

夜雨渐密。柏荟脱下外套裹住她单薄的肩膀，发现她右腕内侧有一串数字烙印。橙子踮起脚为他扶正歪斜的伞柄，铃铛在雨幕中清脆一响。

她的指尖碰到他手背时，柏荟才注意到那些细小的针孔，沿着静脉一路蔓延至她的肘窝。

第二章：草莓印记的日常

晨露在窗沿凝成珍珠般的水滴，第一缕阳光刚刚爬上窗棂时，柏荟就听见了厨房里细碎的响动。他睁开眼，床头的闹钟显示 05:17，比平常醒来的时间早了近一个小时。

柏荟轻手轻脚地起身，赤脚踩在微凉的原木地板上。晨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，在走廊地板上投下条纹状的光影。他循着声音来到厨房门口，看见门缝里漏出的暖黄色灯光，还有里面传来的轻微碰撞声——陶瓷碗碰到大理石台面的脆响，金属勺子刮擦玻璃的细响，以及...一声小小的、被刻意压抑的抽气声。

他推开半掩的门，眼前的景象让他的呼吸不自觉地放轻。橙子正踮着脚，努力去够橱柜最上层的草莓酱罐子。

晨光从她身后的窗户斜射进来，透过那件印着卡通草莓图案的白色睡裙，勾勒出少女纤细的轮廓——纤细得有些过分的手腕，微微凸起的肩胛骨，不盈一握的腰线。如果不是那对随着她努力的动作而轻轻抖动的白色猫耳，和身后那条因为保持平衡而不安分摆动的尾巴，她看起来就像个再普通不过的十八岁女孩。

"我来吧。"

声音刚落，橙子就像受惊的小动物般浑身一颤，差点摔了手中的玻璃罐。她慌乱地转身，睡裙的肩带因为突然的动作而滑落，露出锁骨下方几个暗红色的针孔痕迹，在白皙的皮肤上格外刺眼。

"柏、柏荟主人..."她的声音细如蚊呐，琥珀色的瞳孔在晨光中收缩成一条细线。她下意识地把手臂往身后藏，试图遮掩那些淤青，却忘了睡裙的下摆还卷在腰间，大腿内侧那个黑色的条形码刺青赫然可见——"Ω-1000"。

柏荟的视线在那串编码上停留了不到一秒就移开了。他假装没看见那些触目惊心的伤痕，只是平静地走上前，轻松取下她够不到的果酱罐。"早餐想吃草莓吐司？"他的声音像往常一样温和，仿佛这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清晨。

橙子紧绷的肩膀微微放松，尾巴却不自觉地缠上了自己的小腿。她点点头，目光游移着避开柏荟的眼睛，落在冰箱门上——那里贴满了五颜六色的便利贴，每一张都画着歪歪扭扭的草莓图案：*周三超市草莓特价*、*主人衬衫要加柔顺剂*、*我的生日是■■■年■■■月■■■日*...最后那张的日期被反复涂改过，墨迹晕染开一片模糊的蓝色。

"今天要去医院复查。"柏荟一边说一边打开果酱罐，甜腻的草莓香气立刻弥漫开来。

话音未落，橙子的尾巴就"唰"地炸开了毛，耳朵紧紧贴在头上。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揪住柏荟的衣角，指甲深深掐进自己的掌心，在原本就伤痕累累的皮肤上又添了几道月牙形的白痕。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拿着针管的样子，和她噩梦里戴着防毒面具的身影重叠在一起，让她几乎无法呼吸。

柏荟轻轻叹了口气，放下手中的勺子。他小心地掰开橙子紧握的手指，发现她掌心结痂的伤口又渗出了血丝——是上次体检时她自己掐出来的。他忽然把她冰凉的手按在自己脸上，让她感受自己温热的皮肤和规律的呼吸。

"只是常规检查，"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，"我全程都牵着橙子的手。"

橙子的指尖在他脸颊上微微颤抖，最终慢慢放松下来。她小心翼翼地地点头，尾巴尖轻轻摆动，像是一面犹豫的白旗。

.....

暴雨在深夜突袭城市时，柏荟被一声惊雷猛地惊醒。他还没完全睁开眼睛，怀里就已经撞进一个颤抖的身体。橙子的猫耳紧贴在湿漉漉的发丝间，而在人类应有的耳廓位置，只剩下两处疤痕

"他们...他们用雷声测试听力..."她的牙齿打颤的声音比脖颈间的铃铛还要响亮，"每次晕过去...就会多失去一点记忆..."

柏荟的手抚上她的后背，能清晰地摸到皮肤下凸起的金属微粒——那是失败植入物的残留，像星星一样散布在她的脊椎两侧。他摸索着打开床头灯，暖黄色的灯光驱散了一部分黑暗，但橙子的颤抖并未停止。

他拿起手机，打开天气预报的雷达图，把屏幕举到她面前："你看，只是积雨云。"他的手指划过那些移动的色块，"离我们还有三公里，正在往东边移动。"

橙子盯着屏幕上那些不断变化的颜色区块，尾巴慢慢缠上他的手腕，像藤蔓攀附树干般紧紧缠绕。这是他们之间独特的晚安仪式：她用尾巴圈住他的脉搏，感受生命跳动的节奏；他用掌心暖着她缺失人类耳廓的伤疤，驱散那些实验留下的冰冷记忆。

.....

翌日放晴，阳光透过薄纱窗帘洒进卧室。柏荟在收拾洗衣篮时，发现一颗已经融化的草莓糖黏在一件白色T恤上。自从橙子发现甜食能缓解焦虑，家里每个角落都藏着这类"战略储备"——沙发垫下面，书架缝隙，甚至他的白大褂口袋里。

他笑着剥下那颗已经变形的糖果，把包裹它的糖纸展平——那是张被反复折叠的超市小票，背面用荧光笔写着：*要永远记得，现在的主人叫柏荟*。字迹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极其认真，像是怕自己会忘记这个最重要的事

实。

"主人！"

一个带着阳光和草莓沐浴露香气的身体突然从背后扑来，柏荟条件反射地张开手臂接住这个"偷袭"。橙子晃着脑袋，脖颈间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声响，仿佛昨夜的阴霾从未存在过。她的眼睛在晨光中闪闪发亮，像是盛满了星星。

"今天能买双拼冰淇淋吗？"她仰着脸问，尾巴在身后愉快地摆动，像一面小小的旗帜。

柏荟伸手抚了抚她柔软的白发，指尖轻轻擦过那对毛茸茸的猫耳："香草和草莓，老规矩。"

橙子欢呼一声，铃铛随着她的动作叮当作响。阳光透过她半透明的耳廓，在地板上投下粉色的光影。柏荟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，那些伤痕和刺青依然存在，但此刻，她只是一个为冰淇淋开心的普通女孩——或许并不完全普通，但对他而言，这就足够了。

第三章：暗巷的伤痕

硬币在口袋里叮当作响，像一串小小的欢快乐章。橙子把手指伸进兜里，又仔细数了一遍——三个五元硬币，五个一元硬币，整整齐齐二十元。足够买两支双拼冰淇淋，一支给自己，一支给主人。想到这里，她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脖颈间的草莓铃铛随着步伐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转过街角的便利店时，橙子犹豫了一下。柏荟主人说过不要走小巷，但这条近路能省下十分钟，这样冰淇淋就不会在回家的路上融化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草莓糖的香甜气息还残留在口腔里，给了她一丝勇气。

"就这一次。"橙子小声对自己说，尾巴不自觉地摆动了一下，迈进了那条狭窄的巷道。

阳光突然被截断在巷口，仿佛有一道无形的界限划分了两个世界。巷子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和某种化学药剂的气息，让橙子的鼻子微微发痒。她刚走出几步，身后就传来鞋底摩擦碎石子的声响。

"小猫咪去哪啊？"

三个黑影不知何时已经堵住了退路。橙子的尾巴瞬间炸开了毛，每一根毛发都直立起来。脖颈间的铃铛在突如其来的死寂中显得格外刺耳。她本能地后退，赤脚踩到了什么尖锐的东西——碎玻璃在阳光下闪着危险的光。这时她才看清巷尾堆放的物品：几个锈迹斑斑的铁笼，笼门扭曲变形，上面还残留着干涸的暗红色痕迹。和她噩梦里那些实验室用的笼子一模一样。

"我、我要给主人买....."橙子的声音细若蚊呐，尾巴紧紧缠住自己的腰，仿佛这样能获得些许安全感。

话没说完，一阵剧痛就从尾巴根部炸开。有人揪住了她的尾巴，粗暴地把她拽倒在地。碎石子硌进膝盖的瞬间，橙子突然想起了实验室的束缚带——也是这种灼烧般的疼痛，金属扣环深深勒进皮肉的记忆。硬币从口袋中滚落，在水泥地上弹跳的声音像极了针管坠地的脆响。

"这不是有钱吗？"染着黄发的青年用脚尖踢了踢那几枚硬币，金属碰撞发出空洞的声响。

橙子几乎是扑上去护住那些硬币的。这个动作太过突然，脖链在拉扯中断裂。柏荟送给她的草莓铃铛滚过地面，在下水道栅栏前打了个转，眼看就要掉入黑暗的缝隙中。她伸出手去够，手腕却被人狠狠踩住。曾经植入过芯片的疤痕正好硌在对方肮脏的鞋底，旧伤被压迫的疼痛让她眼前一阵发黑。

"穷鬼还戴首饰？"

皮带扣砸在脊背上的闷响在巷子里回荡。橙子死死咬住嘴唇，血腥味在口腔里蔓延。不能哭，哭了会被认为软弱，软弱就会被带回实验室——这些刻在骨髓里的生存法则，此刻却让她的颤抖更加明显。她的手指徒劳地抓挠着地面，指甲缝里塞满了砂砾和铁锈。

直到他们扯住她的尾巴，试图把她往那些铁笼方向拖拽时，橙子终于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："不要碰！"

这声尖叫惊飞了巷口电线上的麻雀。她猛地扭头，一口咬住施暴者的手腕，尝到了浓重的血腥味和烟味的混合。下一秒，后脑勺重重撞上墙壁，世界在剧痛中天旋地转。她的视线模糊了，但依然能看到那个草莓铃铛最终滚进了下水道，消失在黑暗中。

.....

柏荟找到她时，夕阳已经把巷子里的铁笼染成了血色。橙子蜷缩在笼子旁，正在一枚一枚地数着那二十元硬币。她的白色睡裙已经变成了灰褐色，右眼肿得睁不开，嘴角缺了一颗门牙，却固执地把每枚硬币都擦得锃亮。染血的掌心紧握着半截断裂的铃铛链，指节因过度用力而发白。

"橙子。"柏荟的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易碎的梦境。

橙子抬起头，完好的那只眼睛在看到柏荟的瞬间亮了一下，随即又黯淡下去。"主人..."她的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，"对不起...铃铛..."

柏荟蹲下身，小心地避开她身上的伤口，把颤抖的女孩抱了起来。橙子在他怀里缩成一团，尾巴紧紧缠住他的手臂，像是害怕再次被分开。

诊所的灯光下，橙子的伤势显得更加触目惊心。消毒棉碰到她膝盖的伤口时，橙子抖得像暴风雨中的幼猫。她断断续续的叙述里夹杂着实验室术语：".....他们说橙子是残次品.....说残次品.....都被销毁....."

柏荟的手突然顿住。橙子从未提及过"其他猫耳少女"的存在。他的视线落在女孩锁骨下方的 Ω-1000-7-AD 编码上，突然意识到这串数字可能意味着什么。

"他们...还说了什么？"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，同时轻轻擦拭她脸上的血迹。

橙子却突然沉默了，眼睛盯着地板上的某一点，仿佛那里有什么只有她能看见的东西。柏荟没有追问，只是继续处理着她的伤口，每一处淤青，每一道划痕，都在无声地讲述着那个下午的恐怖故事。

夜深了，橙子在药物的作用下终于睡去。柏荟轻轻拉上窗帘，转身时一阵夜风突然掀起窗帘一角，露出橙子藏在枕头下的笔记本。那是一个廉价的横格本，封面印着褪色的草莓图案。

柏荟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轻轻把它抽了出来。翻开第一页，他的呼吸几乎停滞——满页歪歪扭扭的编号，每个编号后面都跟着简短的描述：

【N-108 爱哭，每次注射后都会偷偷帮她擦眼泪】

【N-211 会弹钢琴，在梦里教过我《致爱丽丝》】

【N-307 和我共用一根输液管，她的血是草莓味的】

.....

最新一页的笔迹还很新鲜，墨迹有些晕开：

【今天在巷子里，闻到了 N-416 的草莓沐浴露味道，但她已经.....】

字迹在这里戛然而止，纸张上留下一个深色的圆形痕迹，像是被泪水浸透的印记。柏荟轻轻触摸那个泪痕，突然明白了橙子今天反常的恐惧从何而来——那些铁笼，那些施暴者身上的气息，都在唤醒她最黑暗的记忆。

窗外，一轮惨白的月亮挂在夜空。柏荟合上笔记本，目光落在熟睡的橙子身上。她的眉头即使在睡梦中仍然紧锁，残缺的尾巴时不时抽搐一下，仿佛还在抵抗着什么无形的敌人。

床头柜上，那二十元硬币被整齐地码放成一摞，在月光下泛着冷冽的光。旁边是半截断裂的铃铛链，链子上还沾着血迹和巷子里的尘土。柏荟轻轻拿起它，金属在他掌心冰凉如泪。

第四章：发卡里的星光

橙子的牙齿在月光下泛着珍珠白的光泽。她对着浴室镜子张开嘴，缺了颗虎牙的豁口像个小黑洞。柏荟靠在门框上，看着她用舌头反复去舔那个空洞，发出"嘶嘶"的漏风声。

"别舔了，会发炎的。"

橙子立刻闭上嘴，但耳朵却诚实地抖了抖。她转身时，脖子上挂着的草莓铃铛轻轻作响——这是柏荟新买的，用来替换那天在巷子里丢失的那个。

"主人，"她含糊不清地说，因为缺牙而有些大舌头，"橙子能要个发卡吗？"

柏荟挑眉："什么样的？"

橙子立刻从睡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杂志内页。上面是个模特，金色藤蔓状的发饰缠绕在辫子里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"想要这种，"她小声说，"可以假装是童话里的草莓精灵喵....."

柏荟接过杂志页，发现背面用荧光笔画满了小心心。他忽然想起那天在巷子里找到她时，她满嘴是血却还紧紧攥着那枚硬币的样子。

三天后，当橙子拆开丝绒盒子时，她的尾巴瞬间炸成了蒲公英。

"真、真的吗喵？！"

发卡比杂志上的还要精致。金色藤蔓缠绕着三颗小小的草莓，每颗草莓芯都嵌着碎钻，在灯光下像星星一样闪烁。最特别的是，藤蔓背面刻着细小的"B&O"——柏荟和橙子的缩写。

橙子的眼眶立刻红了。她手忙脚乱地想往头发上别，却把辫子缠成了乱糟糟的草莓藤。柏荟叹了口气，接过发卡帮她重新梳头。

"主人，"橙子突然说，声音闷闷的，"那天在巷子里....."

柏荟的手顿了顿。

"他们扯我尾巴的时候，"橙子盯着自己的膝盖，"橙子突然想起来.....实验室里的事情。"

发卡"咔嗒"一声扣上。柏荟从镜子里看见橙子的眼睛，像两潭深不见底的湖水。

"N-416，"她轻声说，"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他们给她注射药剂的时候.....她的耳朵变成了蓝色。"

窗外突然传来雷声。橙子猛地一抖，发卡上的草莓吊坠叮当作响。柏荟立刻关掉吹风机，发现她的瞳孔已经缩成了一条细线。

"害怕就抓紧我。"他说。

橙子的尾巴立刻缠上他的手腕。她摸索着从睡衣口袋里掏出一颗草莓糖，剥开糖纸塞进柏荟嘴里。

"那.....主人也尝尝橙子的勇气喵~"

糖很甜，带着人工香精的味道。柏荟突然想起洗衣篮里那些藏起来的糖纸，每张背面都写着小小的数字——现在他明白了，那是编号，是橙子拼命想要记住的名字。

夜深时，柏荟发现橙子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她手里攥着新发卡，尾巴尖却不安地摆动着。电视里播放着贝爷的求生节目，音量被调到了最小。

他轻轻关掉电视，橙子立刻惊醒了。

"主人....."她迷迷糊糊地伸手，发卡在黑暗中闪着微光，"N-416 说过.....星星是逝去之人的眼睛....."

柏荟把她抱起来。橙子的重量很轻，像一片羽毛。她的呼吸喷在他颈间，带着草莓牙膏的味道。

"那今晚的星光特别亮，"他低声说，"一定有人在看着橙子。"

橙子把脸埋在他肩膀上，发卡上的藤蔓在月光下蜿蜒，像一条金色的银河。

第五章：睡袋告白事件

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，在地板上铺开一片金色的湖泊。橙子拖着情侣睡袋，像拖着一艘小船，缓慢而坚定地向那片光之湖划去。她的尾巴尖沾满了从睡袋内衬蹭下来的绒毛絮，随着动作轻轻摇晃，像一支沾满蒲公英的毛

笔。

"冒险装备清点完毕！"她跪坐在阳光里，郑重其事地摆出三样物品：三颗包装纸已经有些褪色的草莓糖，那是上周超市促销时她偷偷藏在沙发缝里的；一个印着两人 Q 版头像的陶瓷杯，柏荟的眼镜被她画得歪歪扭扭，自己的猫耳朵却格外精致；还有那个从下水道里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变形铃铛——铜质外壳已经凹陷，再也发不出声音，但铃舌上还沾着巷子里的淤泥，像一块小小的、苦涩的勋章。

柏荟正在整理被橙子翻得乱七八糟的衣柜。他的白大褂和橙子的草莓睡衣纠缠在一起，几条领带像彩带般挂在衣架边缘。听到身后窸窸窣窣的动静，他不用回头就知道，那只不安分的小猫又在策划什么新"冒险"。

"主人，"一个毛茸茸的脑袋突然从睡袋口探出来，猫耳上挂着静电产生的白色绒毛，在阳光下几乎透明，"人类谈恋爱的时候...都会做什么呀？"

柏荟的手指在叠到一半的衬衫领口处顿住了。他最近发现橙子总在深夜偷偷看爱情剧，耳朵竖得比天线还直，有时候还会发出小小的、被感动到的抽气声。他故意把话说得含糊："大概...就是分享喜欢的东西？"

橙子的瞳孔在阳光下收缩成两条金色的细线。她窸窸窣窣地从睡袋里爬出来，尾巴上缠着那根金色藤蔓发卡——那是柏荟送她的第一个礼物，金属表面已经被摸得发亮。她的动作带着猫科动物特有的轻盈，却又因为紧张而显得有些笨拙。

"那、那橙子先分享最大的秘密喵....."

她从枕头套里摸出个小本子，封面是用胶带反复粘贴过的，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。内页密密麻麻贴着柏荟的咖啡收据、超市小票、甚至是他随手扔掉的草稿纸。每张碎片边缘都画着精致的草莓藤蔓，有些日期旁边还标注着心跳数值——「3月14日，主人打喷嚏时心跳118，好可爱」「5月20日，假装睡着偷量到132，是橙子赢喵」。

"橙子从初见就偷量您的心跳了....."她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几个字几乎消失在衣领里，只留下一个毛茸茸的发顶对着柏荟，耳朵羞怯地贴在脑袋上。

暮色渐渐染红了窗棂。睡袋在昏暗的光线中变成一个温暖的茧。橙子蜷在柏荟怀里，指尖轻轻按在他手腕的脉搏处。黑暗让触感变得格外敏锐——她能感觉到柏荟的呼吸频率变了，就像那天在巷子里找到她时一样紊乱而急促。

"主人还没谈过恋爱对吧？"她突然问道，声音闷在柏荟的胸口。

柏荟的下巴轻轻蹭过她发顶。下一秒天旋地转，橙子被整个拥进一个带着阳光和洗衣液香气的怀抱里。柏荟的声音从胸腔传来，震得她耳膜发痒：

"可我爱橙子三百年了。"

睡袋里的空气突然变得稀薄。橙子的耳朵捕捉到细微的、液体滴落的声音。她慌乱地去摸柏荟的脸，指尖碰到温热的湿润。那些泪水像是熔化的星辰，烫得她心脏发疼。

"笨主人....."她小声嘟囔着，舌尖卷走那滴咸涩的泪水，"明明是我先的喵....."

变形的旧铃铛被塞进柏荟掌心。橙子拉着他的手摸向铃铛内侧——借着睡袋缝隙透进的微光，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刻痕，全是歪歪扭扭的「喜欢」。那些刻痕深浅不一，有些已经氧化发黑，有些还闪着崭新的金属光泽。

"它摸了您三百天的枕头....."橙子的尾巴在黑暗里缠上他的腰，像一条柔软的锁链，"早刻满喜欢了喵....."

窗外突然传来烟花炸开的声音。睡袋里的氧气即将耗尽前，柏荟拉开拉链。夜空中绽放的火花照亮了橙子的脸，她嘴唇上还沾着下午那三颗草莓糖的碎屑，在彩色的光芒中闪闪发亮。

"橙子，"柏荟突然说，声音比平时低沉，"把发卡给我。"

金色藤蔓在月光下流转着冷冽的光泽。当柏荟把它别在自己衬衫领口时，橙子突然哭了——「B&O」的缩写旁边，多了一颗歪歪扭扭的草莓，像是用刀尖新刻上去的。那颗草莓刻得很浅，边缘还有些毛躁，但每一粒"籽"都清晰可见，就像橙子尾巴尖上的绒毛一样细致。

睡袋不知何时被踢到了角落。橙子跨坐在柏荟腿上数烟花，尾巴绕着他手腕上的旧铃铛打转，金属与皮肤摩擦发出细微的声响。当最大的那朵金色烟花绽开时，她突然低头咬住柏荟的衣领，牙齿轻轻磨蹭着那颗新刻的草莓图

案：

"现在……"她的声音里带着胜利的喜悦和未干的泪意，"主人的喜欢也有橙子的牙印了喵。"

夜风掀起窗帘，月光和烟花的光交替照亮房间。墙上的影子时而清晰时而模糊，但那个拥抱的轮廓始终未变——一个刻着草莓的金属发卡，一个不再作响的旧铃铛，和两颗以相同频率跳动的心脏，在这个普通的、星光璀璨的夜晚，完成了它们最伟大的冒险。

第六章：伤痕与新生

晨露还在窗沿上折射着微光时，橙子就已经蹲在便利店后门的台阶上了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纸币和叮当作响的硬币，在晨光中数了第三遍——刚好够买那株摆在花店橱窗里的草莓苗，那个她偷偷观察了一整个星期的小生命。

"要好好长大哦。"她对着嫩绿的苗苗小声嘀咕，指尖小心翼翼地触碰叶片上未干的露水。阳光透过薄膜包装袋，在她手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，像是撒了一把星星。突然，一阵刺痛从脚踝传来——那是巷子事件留下的旧伤，每到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，像是有根看不见的线在拉扯她的神经。橙子皱了皱鼻子，把草莓苗小心地塞进背包最里层，用她最柔软的围巾包裹起来。

推开家门的瞬间，脖颈间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声响，惊动了正在拆快递的柏荟。橙子僵在玄关，猫耳警觉地竖起——茶几上摊着的正是那套她觊觎已久的猫咪陶瓷餐具，每个碗底都印着胖乎乎的粉色肉垫，连勺子柄都是蜷曲的猫尾巴形状。而最上面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围裙，赫然绣着"世界第一笨猫"几个大字，旁边还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橙子头像。

"花、花瓶真的是意外喵！"她的尾巴不受控制地炸开，像一把蓬松的刷子，打翻了鞋柜上的钥匙碗，金属碰撞声在安静的早晨格外刺耳，"橙子这个月已经很小心了！您看厨房只打碎了……"声音戛然而止，她盯着自己伸出的小爪子，上面还沾着花盆里的泥土，证据确凿。

柏荟突然走过来，一把将她抱起。橙子下意识地蜷缩起来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却被他径直抱进了浴室的落地镜前。晨光透过半开的百叶窗，在她身上划出一道道金色的条纹，像是给她披上了一件光芒编织的婚纱。

"看。"

镜中的少女白发间竖着不安的猫耳，锁骨处的淡粉色疤痕被金色藤蔓纹身缠绕，末端盛开着两朵含苞待放的玫瑰——那是上周柏荟带她去纹的。藤蔓巧妙地延伸，遮盖了她右腕内侧的条形码刺青，现在那里只剩下一串栩栩如生的草莓图案，像是从皮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果实。

橙子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。她低头看向自己的掌心——巷子里被玻璃划伤的疤痕已经结痂，像一片小小的枫叶烙印在生命线上。柏荟的唇突然贴上来，温热的触感让她浑身一颤。那个吻轻得像一片羽毛，落在她掌心最深的伤痕上。

"很疼吧？"他轻声问，手指抚过她大腿内侧还未完全消退的淤青。那是前天她在便利店搬货时撞到的，当时她硬是咬着牙没吭声。

橙子摇摇头，耳朵却诚实地抖了抖。她突然抓起柏荟的手，按在自己心口正中的位置——那里有一道最深的疤痕，是取出控制芯片时留下的。皮肤下的心跳又快又急，像只受惊的小鸟，扑棱着翅膀想要逃离牢笼。

"这里……"她的声音带着草莓味的颤抖，"也想被主人纹上玫瑰喵。"

阳光突然变得刺眼。橙子眯起眼睛，看见窗台上那株草莓苗在微风里轻轻摇晃，嫩绿的叶子像是朝她招手。她系上新围裙煮咖啡时，尾巴不小心扫倒了花盆。泥土撒了一地，她却突然笑出声——

"主人！快看！"她跪在地上，举起一片沾满泥土的嫩叶。叶片背面有一道小小的裂痕，从裂缝中抽出的新芽鲜嫩欲滴，像是伤痕里开出的希望，"苗苗受伤的地方……"她的指尖轻轻触碰那道伤痕，"长出第二颗心喵。"

柏荟蹲下身，在散落的泥土中发现一粒微小的草莓籽。不知何时掉落的种子，正在瓷砖缝隙里冒出倔强的白芽，像是一个奇迹。他忽然想起橙子藏在枕头下的笔记本，最后一页写着：【N-416 说，伤痕是星星住进身体里留下的门】。那些字迹歪歪扭扭，却透着一种奇异的坚定。

当夜，橙子趴在柏荟腿上昏昏欲睡时，突然发现心口的玫瑰纹身在月光下泛着微弱的金光——那些特殊的颜料随着体温变化，此刻正映出她加速的心跳。而窗台上的草莓苗，在夜色中悄悄展开了第三片叶子，叶脉在月光下清晰可见，像是一张生命的网络。

柏荟的手指轻轻梳理着她的白发，指尖偶尔擦过那对敏感的猫耳。橙子迷迷糊糊地想，或许伤痕真的是一扇门——让过去的痛苦流出去，让新的生命走进来。就像那株草莓苗，就像她心口正在发光的玫瑰，就像柏荟眼中那份从未改变过的温柔。

窗外，一颗流星划过夜空。橙子许了个愿，然后蜷缩进柏荟的怀抱。她的尾巴自然地缠绕上他的手腕，像一条柔软的誓言。在睡意彻底袭来前，她似乎听到草莓苗的叶子在夜风中沙沙作响，像是在回应她无声的愿望。

第七章：草莓味的危机

凌晨三点十七分，橙子的猫耳突然抖了抖。

她睁开眼时，发现柏荟的指尖正悬在她的猫耳上方，微微发颤。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，给他的轮廓镀上一层冷银色。这不是第一次了——最近半个月，她总会在深夜被这种小心翼翼的触碰惊醒。

"主人？"橙子迷迷糊糊去抓他的手，却摸到一手冷汗。

柏荟像是被烫到般缩回手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："...没事，睡吧。"

但橙子分明听见他后槽牙咬紧的声音。她支起身子，尾巴不安地缠上他的手腕。黑暗中，柏荟的瞳孔剧烈收缩着，像是正在与某种无形的恐惧对抗。

早餐时，橙子故意把草莓酱涂成笑脸。自从上周三在便利店打工回来，她就发现玄关的抽屉里多了瓶止痛药。而现在，柏荟握着咖啡杯的手背上浮现出可疑的针眼。

"主人~"她把吐司推过去，"尝尝橙子特制的——"

"橙子。"柏荟突然打断她，"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会怎么办？"

陶瓷勺"当啷"一声掉进果酱瓶。橙子盯着自己沾满草莓酱的手，突然发现指尖在不受控制地痉挛。这个场景太熟悉了——在实验室里，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每次给 N-416 注射新药剂前，都会用同样轻柔的语气说话。

"主人在开玩笑喵？"她的尾巴缓缓缠上柏荟的手腕，铃铛发出细碎的声响，"橙子会找到主人的。就算..."喉间突然涌上铁锈味，她才发现自己咬破了舌尖，"就算要把地核挖穿喵。"

柏荟的手突然抚上她的后颈。那里有一块凸起的疤痕，是芯片取出后留下的。他的拇指摩挲着伤疤边缘，力道大得几乎要擦破皮。

"...笨蛋。"

橙子没看见他转身时吞咽的动作，也没发现垃圾桶里带血丝的纸巾。但她敏锐地注意到——柏荟最近开始刻意避开她准备的草莓制品，连最爱的双拼冰淇淋都只吃香草部分。

深夜的便利店冷清得可怕。橙子机械地擦拭着收银台，耳朵却始终竖着。老板娘在仓库整理货物时，她悄悄摸出藏在围裙里的试纸——那是从柏荟书房偷拿的血糖监测仪配套用品。

"小橙子。"老板娘突然出现在身后，镜片反着冷光，"你知道人类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吗？"

橙子的尾巴猛地炸开，试纸飘落到地上。老板娘弯腰捡起时，露出袖口下的条形码纹身——和橙子大腿内侧被草莓藤遮盖的一模一样。

"过度分泌的胰岛素，"老板娘的声音轻得像毒蛇吐信，"就像过量注射的生长激素...都会让脏器崩溃呢。"

货架上的草莓味商品突然在橙子眼中扭曲成实验室的药剂架。她踉跄着后退，撞翻了促销堆头。在漫天滚落的草莓味糖果中，她看清了老板娘胸牌背面的编号：【N-211】。

柏荟被急促的铃铛声惊醒时，橙子正浑身湿透地趴在他胸口。她苍白的指尖捏着皱巴巴的诊断书，另一只手死死攥着便利店的工作牌。

"橙子可以当供体喵。"她抖得厉害，发梢滴落的水珠砸在"糖尿病酮症酸中毒"那几个字上，"实验室...实验室说过我的器官再生能力是普通人的三倍..."

她的尾音消失在柏荟突然暴起的怒吼中。男人第一次对她发这么大的火，可橙子却咧开嘴笑了——因为他在颤抖，因为他的眼泪是滚烫的，因为他说的是"不准"而不是"不需要"。

当晨曦爬上窗台时，橙子正趴在柏荟背上数他的心跳。她的尾巴尖勾着床头的注射器，悄悄把剂量调低了 0.5 个单位。

"主人。"她突然咬住柏荟的耳垂，"橙子昨天在仓库找到好东西了喵。"

藏在草莓苗下面的金属箱里，静静躺着三支标着【逆转化剂】的蓝色药剂——和 N-416 耳朵的颜色一模一样

第八章：消失的铃铛声

凌晨四点零八分，橙子的尾巴突然缠紧了柏荟的手腕。

她睁着眼睛等到闹钟响起，然后在柏荟翻身时立刻闭上眼。睫毛的缝隙里，她看见他轻手轻脚地从抽屉深处取出注射器，针头在月光下闪着寒光。

"这次只去两天。"柏荟系领带时手指有些不稳，"橙子要记得给草莓苗浇水。"

橙子把脸埋在枕头里点头，直到关门声响起才猛地弹起来。她光着脚冲到窗前，看见晨雾中柏荟的背影踉跄了一下——这已经是本月第三次"出差"了。

冰箱上的草莓便贴一张张减少：

【周三 主人回来吃晚餐】

【周五 记得买胰岛素笔芯】

【周日 复查取消】

橙子蹲在玄关数铃铛声。柏荟送她的金色铃铛有 23 道刻痕，每道代表一次平安归来。当数到第 18 下时，门锁突然转动。

"欢迎回家喵！"

她像颗小炮弹般冲过去，却在撞进柏荟怀里的瞬间僵住——曾经能轻松抱起她的手臂现在瘦得硌人，西装外套里飘出若有若无的药剂味。更可怕的是，她听见了金属碰撞的轻响。

"主人..."橙子抓住了他公文包的带子，"这是什么声音喵？"

柏荟突然剧烈咳嗽起来，公文包"咚"地砸在地上。一支银色助行杖滚出来，在月光下冷得像手术刀。

诊断书是从垃圾桶里抢救出来的。橙子用沾着草莓汁的爪子拼好碎片，那些专业术语在她眼前跳动：

【进行性神经退化症】

【髓鞘溶解】

【预期生存期 12-18 个月】

她的尾巴突然失去力气，铃铛无声地滚到床底。镜子里映出自己扭曲的表情——和当年在实验室看着 N-416 被带去做"处置"时一模一样。

"橙子？"

浴室门突然打开，橙子慌忙把纸片塞进嘴里。草莓味的唾液很快浸透了诊断书，就像她正在溶解的希望。柏荟撑着助行杖站在门口，睡衣领口露出锁骨处新贴的电极片。

"在偷吃什么？"

橙子扑上去时尝到了眼泪的咸味。她故意用犬齿磨蹭柏荟的颈动脉，就像要确认血液还在流动。"草莓大福..."她撒谎时尾巴会不自觉地拍打地面，"橙子偷吃了最后一个喵。"

柏荟的手抚上她后背时，橙子才发现他在用指尖数她的脊椎骨节——就像在确认什么重要的数据。这个认知让她浑身发冷。

便利店的监控画面在橙子眼前闪烁。老板娘——不，N-211 正在仓库清点货物，她手腕上的条形码在镜头下清晰可见。橙子调出三个月来的所有录像，终于在一个雨夜画面里发现了端倪：

柏荟撑着那把黑伞站在店外，而 N-211 递出的银色冷藏箱上，印着【逆转剂】的标签。

"小橙子。"N-211 的声音突然从背后传来，"你知道为什么实验体都要植入芯片吗？"

橙子的手指掐进了掌心。监控画面定格在柏荟咳血的瞬间。

"因为我们的细胞分裂速度..."冰冷的针头抵上橙子后颈，"是普通人的三倍..."

橙子转身时，N-211 的胸牌反射着冷光。在那些模糊的编号中，她突然看清了一个被划掉的数字——【N-416】。

铃铛从橙子脖间滑落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。就像她正在消失的心跳。

第九章：逆转的魔法

清晨六点零七分，橙子的指尖停在柏荟的领带结上。

她发现他的衬衫第三颗纽扣系错了位置，锁骨下方贴着的电极片边缘已经微微卷起。这是本周第三次了——曾经连袖扣都要对齐毫米的男人，现在连最基本的整齐都难以维持。

"橙子，我们私奔吧。"

柏荟的声音很轻，却让橙子手上一颤。真丝领带勒出皱痕，她慌忙松开时，听见他胸腔里传来不自然的杂音。

"私、私奔？！"

"嗯。"柏荟握住她的手腕，他的体温比草莓冰箱贴还要凉，"去一个只有草莓田的地方。"

橙子的睫毛快速眨动着。她注意到柏荟说这句话时，左手正无意识地摩挲着助行杖的橡胶握把——那上面有她前天偷偷缠上去的草莓藤贴纸。

"好喵！"

她转身的动作太急，发梢扫过柏荟的鼻尖。衣柜门被猛地拉开，橙子开始往背包里塞东西：草莓味的儿童牙膏（因为柏荟说她总偷吃成人款的）、已经褪色的情侣睡袋、那个从下水道找回的变形铃铛，还有边角卷起的《恋爱指南》——书页间夹着便利店老板娘给她的纸条。

"不带医疗手册？"柏荟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

橙子的脊柱明显僵直了一瞬。她转身时，白色发丝间那对猫耳高高竖起，在晨光中几乎透明："因为橙子要发明新魔法喵！"

她突然踮脚，嘴唇重重压上柏荟的额头。这个吻太用力，以至于柏荟后退时撞到了门框。橙子趁机抓住他的右手，指尖悄悄搭在脉搏上——心跳过速，但节律整齐，和诊断书上写的不一样。

"——把主人的病痛全部转移到橙子身上！"

柏荟的瞳孔剧烈收缩。橙子看见他喉结滚动了几下，最终只挤出一句："...别说傻话。"

"才不是傻话！"橙子拽着他往门外走。她故意走很快，让柏荟不得不放开助行杖来保持平衡。晨风穿过门廊，

吹起她后颈碎发，露出那个已经变成淡粉色的芯片疤痕。

"主人忘了？"她回头时眼睛亮得惊人，举起手腕上密密麻麻的针眼痕迹，"猫有九条命呢！"

阳光穿过她的白发，在柏苍苍白的脸上投下细碎光斑。橙子突然想起那个金属箱里的蓝色药剂——N-211 说那是用她同期实验体的脊髓液提取的。昨晚她偷偷往柏苍的注射笔里混入了第一剂，而此刻，他握着她手的力道比昨天大了 0.7 个牛顿。

铃铛声洒满晨雾弥漫的小路。橙子蹦跳着走在前面，假装没发现柏苍正在偷偷练习松开扶她的手。背包里，那本《恋爱指南》的扉页上多了一行新鲜的字迹：

【逆转魔法配方：N-416 的蓝 + 橙子的血 + 柏苍的心跳 = 永远】

第十章：草莓田的永恒

晨露未晞时，橙子的猫耳已经竖了起来。

她轻手轻脚地跨过柏苍横在床沿的手臂——那上面还留着昨晚输液后的胶布痕迹。推开木窗的瞬间，带着草莓清甜的山风涌进来，吹散了房间里残留的药水味。

"第三十七株结果了喵..."

橙子蹲在田垄间数着青涩的果实，指尖在每颗草莓上停留的时间精确到秒。这是她自创的检测法：用体温感受果实内部的糖分转化。突然，她的耳朵转向东南角——那株移植时差点枯死的苗子，今晨居然冒出了两片新叶。

"橙子。"

柏苍的声音比三个月前清朗多了。他站在木屋台阶上，手里拿着橙子昨晚偷偷藏起来的注射器。晨光穿过他微颤抖的指尖，在草地上投下跳动的光斑。

"主、主人怎么起来了！"橙子慌慌张张往回跑，沾满泥土的脚趾在门廊上留下串串印记。

柏苍伸手接住扑来的身影，指腹擦过她耳后新生的绒毛。那里曾经是芯片植入的位置，现在长出了细软的白色毛发。"今天手指能系扣子了。"他展示着睡衣上整齐的贝壳纽扣，最上方那颗还留着橙子牙咬的痕迹。

橙子突然把脸埋进他胸口。柏苍的肋骨不再像从前那样嶙峋得吓人，心跳声透过棉质布料传来，稳健得像山谷里的溪流。

"骗人..."她闷声说，尾巴却诚实地缠上柏苍的手腕，"明明昨天还打翻了蜂蜜罐..."

木柴在壁炉里噼啪作响。橙子踮脚从橱柜顶层取下贴着草莓贴纸的玻璃罐时，发现原本放在那里的药瓶不见了。取而代之的是她上周弄丢的草莓发卡——现在正别在一沓手稿上。

《猫娘饲养日志》

作者：柏苍

第一卷（完）

橙子的指尖停在最后一页。那里夹着一片风干的草莓叶，叶脉间写满微小的数字：是她这半年来偷偷记录的所有血糖值、心率数据和药剂反应。而柏苍用钢笔在这些数据旁边批注：

【7 月 22 日 橙子尾巴打了三个结】

【8 月 5 日 偷换药剂时左手抖了 0.3 秒】

【9 月 14 日 在日记本第 108 页哭湿了"永远"两个字】

暮色染红草莓田时，橙子正把第三十七颗草莓喂到柏苍嘴边。这次的果实格外饱满，汁水顺着她手腕内侧的条形码纹身流下——那串数字现在被改成了"B&O Forever"。

"主人..."她的尾巴在晚风里轻轻摇晃，"我们现在是不是..."

柏荟突然低头，吻落在她沾着草莓汁的虎牙上。这个吻太突然，橙子向后栽倒时带翻了野餐篮。滚落的草莓在格子餐布上留下嫣红印记，像极了实验室里那些永远擦不干净的血迹检测试纸。

"比宇宙坍缩还要幸福。"柏荟说这话时，手指正穿过她新长出的绒毛。那些曾经植入过监控芯片的伤口，如今开出了细小的白色花苞——和草莓苗新抽的嫩芽一模一样。

夜空中，橙子小时候相信装着逝者眼睛的星星们温柔地眨着眼。她蜷在柏荟怀里，听着两人逐渐同步的心跳声。藏在谷仓里的蓝色药剂还剩最后一支，但橙子决定明天就把它销毁。

因为她的魔法书上写着：

【当伤痕变成吻痕】

【当病历本长出草莓苗】

【当猫娘学会说谎时耳朵不再抖动】

——这就是永远的形状。

第十一章：逃亡的少女

凌晨三点二十六分，雨滴砸在铁皮屋檐上的声音突然变了调。

橙子的猫耳猛地竖起——在那片嘈杂的雨声中，混着一丝几不可闻的、金属碰撞的清脆声响。就像她曾经戴过的编号牌相互撞击的声音。

"主人！"她一把抓住柏荟的手腕，输液针头被扯得微微回血，"外面有——"

玻璃窗突然映出一道闪电。在转瞬即逝的惨白光芒里，田埂上跪着个浑身湿透的身影。那个女孩正用前臂护着头顶，手腕上反射出冷光的金属环让橙子的呼吸瞬间停滞——【N-219】。

柏荟的轮椅在泥地上碾出深深的痕迹。当他弯腰时，橙子看见他后腰处的手术疤痕从病号服下露出来——那是上周刚植入的神经调节器。

"求求你们....."少女抬头时，雨水顺着她琥珀色的瞳孔流下。她的左耳缺了一角，伤口还泛着不正常的青紫色，"他们...在培育第二代....."

橙子的尾巴突然缠住柏荟的轮椅扶手。她闻到了那种味道——掺杂着草莓香气的血腥味，和她被取出芯片那天的气味一模一样。

柏荟的手电筒光柱扫过少女的脖颈。在跳动的光圈里，橙子看清了她锁骨下方植入的微型装置：这是她们那批实验体没有的新型号，表面还闪烁着诡异的红光。

"橙子，"柏荟的声音比雨还冷，"去拿电磁屏蔽箱。"，柏荟没想到，"他们"卷土重来了。

当橙子冲进储藏室时，草莓苗正在窗台上疯狂摇摆。她撞翻了那瓶蓝色药剂，液体渗进木地板的缝隙，发出滋滋的响声。等抱着屏蔽箱跑回门口时，柏荟已经用毛毯裹住了那个瑟瑟发抖的女孩。

"他们给新批次装了定位芯片....."少女的牙齿咯咯作响，"只要活着就会....."

一道闪电劈开夜空。在震耳欲聋的雷声中，橙子听见了另一种声音——直升机旋翼划破雨幕的轰鸣，由远及近。

柏荟突然抓住橙子的手腕。他的指尖冰凉，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："带她去地下储藏室。"轮椅转向工作台时，橙子看见他抽出了那把她从未见过的电磁枪。

"主人呢？！"

"记得我们种的第三十七株草莓吗？"柏荟把电磁屏蔽项圈套在自己脖子上，嘴角勾起橙子最熟悉的弧度，"它的果实明天就该红了。"

雨越下越大。当橙子拽着 M-219 冲下地窖时，她听见头顶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。某种粘稠的液体顺着地板缝隙滴落，在她们脚边绽开蓝色的花。

M-219 突然死死抓住橙子的衣角。在黑暗里，她的猫瞳泛着微光："你...你就是初代幸存者？"她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，"他们用你的基因序列培育了我们....."

地窖的灯泡突然爆裂。在陷入彻底黑暗的前一秒，橙子看清了少女从口袋里掏出的东西——那是一个微型投影仪，正在墙上投映出数十个培养舱的画面。每个舱体里，都漂浮着长有猫耳的少女。

最前排的培养舱标签上，赫然写着：【原型体：N-107 橙子】。

第十二章：黑暗的真相

壁炉里的柴火发出"噼啪"的爆裂声，火光在雪莉苍白的脸上跳动。她纤细的手指紧紧攥着毛毯边缘，指节泛着不正常的青白色。

"他们...他们称我们为'活体玩偶'...卖给富豪当..宠物.."雪莉的声音像是被砂纸磨过，琥珀色的猫瞳里映着摇曳的火光，"第二代实验体都植入了服从芯片...只要按下控制器..."

橙子的尾巴突然缠住了柏荟的手腕。她发现自己的指甲不知何时已经深深掐进掌心——那里有一道陈旧的疤痕，是当初咬碎束缚带时留下的。

"橙子，"柏荟的声音比地窖里的阴影还要沉，"你被我发现时..."

"纸箱。"橙子机械地重复着这个记忆深处的词汇，"下雨天...金属牌...编号..."她的猫耳突然抖动了一下，"但是雪莉的编号不一样喵？"

雪莉缓缓拉开衣领，露出锁骨下方发光的微型装置："M 开头的都是定制款..."她苦笑着指向自己琥珀色的眼睛，"瞳孔颜色、声线、甚至...性格都可以预订。"

柏荟的轮椅突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他转向工作台，颤抖的手指调出一个加密文件夹——那是他这半年来暗中收集的资料。屏幕上闪现出一张张拍卖会照片，戴着面具的富豪们正在竞标装有猫娘的展示舱。

"畜生..."柏荟的拳头砸在桌面上，输液架剧烈摇晃，"他们把你们当商品..."

橙子突然抱住头。一些记忆碎片如闪电般劈开她的意识：冰冷的束缚台、刺眼的手术灯、还有...还有那个总在深夜给她塞草莓糖的蓝眼睛女孩——

"N-416..."她脱口而出。

雪莉猛地抬头："你认识 416 前辈？她是初代最完美的作品..."她的声音突然哽咽，"直到...直到她咬断了买主的喉咙..."

窗外雷声轰鸣。橙子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那些被刻意封存记忆如潮水般涌来。她想起自己为何会被丢弃在纸箱里——不是逃亡，而是作为"有缺陷的商品"被处理掉。

"主人..."橙子抓住柏荟的衣袖，布料在她指间皱成一团，"橙子可能...杀过人喵..."

柏荟的手掌覆上她的手背。他的体温透过皮肤传来，比壁炉的火更烫："是他们杀了人性。"

雪莉突然剧烈咳嗽起来，嘴角渗出一丝鲜血。当她擦嘴时，橙子敏锐地注意到她手腕内侧的条形码下方，有一行极小的荧光字迹：【有效期至 2024.12.31】。

"我们...我们被设计了使用期限..."雪莉惨笑着拉开背包，取出一个冷藏盒，"这是我从实验室偷出来的...能解除芯片控制的药剂..."她看向柏荟，"但只对第二代有效。"

柏荟接过盒子时，橙子看见他的瞳孔骤然收缩——里面整齐排列着十支蓝色药剂，和当初 N-211 给她的如出一辙。

"不够。"柏荟的声音像是淬了冰，"要毁掉源头。"

橙子的尾巴缓缓松开他的手腕。她走到窗前，望着雨中摇曳的草莓田。第三十七株草莓已经挂果，鲜红的果实像极了 N-416 最后留给她的那枚糖果。

"雪莉，"橙子突然转身，猫耳笔直地竖着，"实验室里...还有多少我们的姐妹？"

少女的眼中燃起微弱的光："三百...也许更多..."

雨点敲打着窗棂。柏荟的轮椅碾过地板，停在橙子身边。他们同时看向墙上的日历——今天是平安夜，距离雪莉的"有效期"还有七天。

"主人，"橙子把变形的旧铃铛系在柏荟轮椅扶手上，"这次换橙子来当英雄喵。"

当闪电再次划破夜空时，三人的影子在墙上交织成锐利的箭头，直指远山背后若隐若现的实验室轮廓。

第十三章：反击的开端

凌晨四点十二分，工作台上的咖啡已经凉透。

橙子踮着脚将最后一张图纸钉在墙上，她的尾巴在月光下划出紧张的弧度。雪莉提供的实验室平面图上布满了荧光标记，其中一条蜿蜒的红色路线直通地下培养区——那是她用爪尖蘸着草莓酱画出来的。

"通风系统每 72 小时维护一次，"雪莉的声音很轻，手指点在图纸西北角，"清洁工是我的同期...M-227 会帮我们打开通道。"

柏荟的轮椅碾过地板上散落的零件，发出细微的声响。他正在改装雪莉偷出来的控制器，原本用来操纵猫娘的装置现在接上了自制电磁脉冲器。橙子注意到他的手指比昨天稳多了，镊子在电路板上的划痕干净利落。

"橙子。"柏荟突然抬头，额前的碎发在台灯下投出细密的阴影，"麻醉喷雾呢？"

橙子"喵"地一声弹起来，撞翻了身后的工具箱。她从草莓盆栽底下挖出那个贴着"超强力喵喵昏睡水"的罐子时，尾巴尖不自觉地抖了抖："其实...本来是打算用在主人身上的..."

房间突然安静了一秒。

"诶？！"雪莉的猫耳瞬间竖起。

"因、因为主人总不按时睡觉喵！"橙子涨红了脸，把喷雾塞进柏荟手里，"现在便宜那些坏蛋了..."

柏荟的嘴角微微抽动。他转动轮椅来到橙子面前，冰凉的手指突然捏住她的猫耳："等这件事结束，"他的声音带着危险的温柔，"我们好好谈谈这个'喵喵昏睡水'。"

雪莉看着他们，琥珀色的瞳孔微微扩大。她无意识地摸着自己残缺的左耳，那里本该也有个人会这样亲昵地责备她。

橙子突然扑过去抱住雪莉，两人的白发在月光下交织成银河："不用羡慕喵！以后雪莉也是我们的家人！"她的爪子拍在对方后背，震得雪莉咳嗽起来，"等救出大家，我们种一整座山的草莓！"

柏荟低头继续改装设备，阴影里的嘴角却悄悄上扬。他悄悄调整了电磁脉冲器的引爆范围——比原计划扩大了三分之一。足够覆盖整个实验室，足够摧毁所有控制芯片，也足够...让那些培养舱的电子锁全部失灵。

"天亮就出发。"柏荟的声音惊飞了窗外的夜莺。他看向东方泛起的鱼肚白，那里隐约可见实验室所在的群山轮廓，"天气预报说..."

"是晴天喵。"橙子接话时，正把三枚草莓发卡别在每个人衣领上。那是她用第三十七株草莓的果实汁液染红的，在晨光中像三簇小小的火苗。

雪莉低头看着自己衣领上的发卡，突然抓住橙子的手："如果...如果我失控了..."她的指甲几乎掐进橙子皮肤，"控制器在第七脊椎..."

"不会的。"柏荟打断她，将最后一根导线接好。控制器屏幕亮起，显示出所有连线的芯片状态——雪莉的编号旁闪烁着绿色的"已解除"字样，"从今往后，你们只属于自己。"

橙子把变形的旧铃铛系在背包带上。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时，铃铛在风中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像是吹响了反击的号角。

第十四章：燃烧的牢笼

凌晨四点五十三分，山间的雾气凝成细小的冰晶，挂在橙子的睫毛上，像是给她镶了一圈透明的泪珠。她趴在潮湿的苔藓地里，呼出的白气在探照灯扫过的瞬间立刻屏住。三百米外，实验室的合金外墙泛着哑光，像具巨大的金属棺材，吞噬着所有试图逃离的希望。她数过，每四十七秒就会有巡逻的红外摄像头转过这个死角，精确得如同实验室里那些冰冷的机器。

"通风口在排水渠后面。"雪莉的呼吸喷在橙子耳畔，带着淡淡的铁锈味——她的肺部正在出血，这是第二代实验体的通病。银发猫娘指向那个被伪装成检修口的金属栅栏，栅栏上的螺丝钉已经生锈，但边缘处闪着可疑的蓝光，"但去年冬天...他们加装了生物识别..."

柏荟的轮椅无声地滑到她们之间。月光下，他拆下扶手里的控制面板，露出改装过的电磁干扰器。橙子注意到他的指尖在微微发抖——不是出于恐惧，而是那台植入的神经调节器正在超负荷工作，维持着他早已残破不堪的身体机能。他的脸色比月光还要苍白，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，却在组装设备时展现出不可思议的精准。

"橙子。"

听到这声轻唤，橙子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那罐贴着草莓贴纸的金属罐。罐身还带着她的体温，里面的粉红色凝胶是她在柏荟指导下，用第三十七株草莓的提取物混合石墨粉调配而成的。闻起来像甜腻的果酱，实际上却能瘫痪任何电子设备的传导层。她曾经偷偷尝过一点，舌尖立刻麻木了整整一天。

"涂在栅栏接缝处。"柏荟的声音比山风还轻，像是怕惊动什么沉睡的恶魔，"等我说'现在'，就喷在感应器上。"

橙子的尾巴尖悄悄缠上他的手腕，这是他们之间无声的约定。她像只真正的猫那样弓着背前进，每一步都精确踩在巡逻摄像头的盲区，脚掌上的肉垫让她几乎不发出任何声音。当冰凉的金属栅栏触到指尖时，她突然想起被关在运输箱里的日子——也是这样冰冷的触感，也是这样令人作呕的甜腥消毒水味，还有那些戴着橡胶手套的手，隔着玻璃观察她的一举一动。

草莓凝胶在金属表面晕开时散发出诡异的甜香。橙子听到通风管道深处传来细微的"滋滋"声，那是凝胶正在腐蚀电路，就像当年那些药剂腐蚀她的记忆一样无情。她下意识摸了摸脖子上的铃铛——里面藏着柏荟给她的微型爆破装置，是他们最后的底牌。

"现在。"

柏荟的指令刚出口，橙子就按下喷雾按钮。粉红色的雾状颗粒在空气中形成甜美的屏障，红外感应器的红灯闪烁几下后彻底熄灭。雪莉立刻上前，她的指尖弹出锋利的指甲——这是第二代实验体的标配武器——轻松撬开了通风口的防护网。防护网掉在地上时几乎没有声音，但橙子的耳朵还是捕捉到了那微弱的"叮"的一声。

黑暗的管道像巨兽的咽喉般张开。橙子率先钻进去，膝盖碰到管壁时发出轻微的金属回响。通风系统里残留的气味让她猫耳剧烈抖动——消毒水、血液防腐剂，还有...还有那种她噩梦里才会出现的甜腻营养液味道，那种曾经通过胃管直接注入她体内的液体。

"左转三十米。"雪莉的声音在管道里产生细微回声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"然后垂直向下..."

柏荟的轮椅无法进入，他留在外围负责电磁干扰。橙子回头时，看见他苍白的脸隐没在树影里，只有那双眼睛还亮着，像黑夜中最后的星辰，指引着她回家的路。她想说什么，但所有的话语都哽在喉咙里，最后只化作一个微不可察的点头。

管道突然开始震动。

橙子浑身僵直，她听见下方传来机械运转的轰鸣。雪莉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用气音说道："晨间...培养舱换液程序..."她的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恐惧，指甲不自觉地刺入橙子的皮肤。

透过通风口的百叶窗，橙子看到了地狱。

数百个圆柱形培养舱排列在惨白的灯光下，每个舱体里都漂浮着猫耳少女。她们闭着眼睛，口鼻连着呼吸管，像被制作精美的标本。舱体上的标签清晰可见：【M-301】【M-302】...有些舱体里甚至漂浮着看起来只有七八岁的幼体，她们的身体上布满了针孔和缝合的痕迹。

"他们...加快了培育速度..."雪莉的指甲掐进自己掌心，鲜血顺着管道壁滑落，在金属表面留下一道暗红的痕迹。

橙子的尾巴完全炸开，每一根毛发都直立起来。在最角落的培养舱里，她看到一个熟悉的编号——【N-416】。那个蓝眼睛的少女静静悬浮在淡绿色液体中，残缺的耳朵上新增了可怕的缝合痕迹，像是被什么人粗暴地改造过。橙子的胃部一阵绞痛，她想起那个曾经和她共用一根输液管的女孩，那个说她的血是草莓味的女孩。

警报声突然响彻整个实验室。

"被发现了！"雪莉猛地回头，琥珀色的瞳孔缩成细线，"怎么可能..."她的声音里满是难以置信。

橙子突然按住自己的太阳穴。一种诡异的刺痛感从芯片疤痕处蔓延开来——这是初代实验体之间的精神共鸣，是她们被强行植入的"群体意识"系统残留的链接。她颤抖着指向实验室深处："那里...有个更强的感应源..."她的声音变得不像自己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通过她的声带发声。

培养区尽头的金属门缓缓开启，走出一个穿白大褂的身影。那人手里拿着令橙子血液凝固的控制器，而更可怕的是——他脖子上挂着【N-107】的原始编号牌。那个曾经和她一起被关在初代实验室的同伴，那个总是偷偷给她多分一点营养液的温柔女孩，现在正用冰冷的眼神打量着通风管道的位置。

"欢迎回家，我的初代作品。"男人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来，带着令人作呕的温柔，"你带回来的数据很完美，现在...该归队了。"他的手指在控制器上轻轻滑动，橙子感到一阵剧痛从脊椎窜上大脑。

雪莉突然发出痛苦的嘶吼。她脖子上的控制环亮起红光，身体不受控制地转向橙子，锋利的指甲对准了昔日同伴的咽喉。她的眼睛里满是挣扎和痛苦，但身体却像提线木偶般被操控着。

通风管道外，柏荟的电磁干扰器爆发出刺眼的蓝光。整座实验室的灯光开始疯狂闪烁，像是某种垂死挣扎的巨兽。而橙子腕间的铃铛，正在发出前所未有的尖锐鸣响，那是柏荟给她的最后信号——引爆的倒计时。

在闪烁的灯光中，橙子看到了培养舱里那些女孩们突然睁开的眼睛。数百双猫瞳在绿色的营养液中反射着诡异的光芒，像是星空中突然亮起的星辰。

第十五章：血色回廊

警报声撕裂空气的瞬间，通风管道突然喷出淡粉色气体。

橙子的瞳孔急剧收缩——这是实验室用来镇压暴动实验体的镇静雾剂。她本能地转身护住雪莉，后背撞在金属管壁上发出沉闷的回响。镇静剂接触皮肤的刹那，她脖颈后的旧伤疤开始灼烧般疼痛。

"主控系统被锁定了！"雪莉的指甲在金属表面刮出刺耳声响，她的琥珀色瞳孔边缘泛起不正常的血丝，"他们在启动清除程序！"

透过剧烈闪烁的红色警报灯，橙子看到下方实验室的景象正在发生恐怖变化。那些培养舱中的液体正在由淡绿变成暗红，舱体里的猫娘们开始抽搐，有几个幼年体已经口鼻出血。

柏荟的通讯器突然投射出全息影像，反抗组织的首领面色凝重："电磁脉冲还有三分钟才能充能完毕，你们必须手动打开紧急排水阀！"

橙子的尾巴死死缠住通风管道的支架。在忽明忽暗的红光中，她看到那个戴着【N-107】编号牌的男人正走向主控台。他的白大褂下露出机械义肢的冷光，而操控台上——赫然放着一枚染血的草莓发卡。

"是...是我的..."橙子的声带突然痉挛，记忆碎片如潮水般涌来。她想起这个被称为"教授"的男人，曾经怎样温柔地抚摸着她的猫耳，同时往她的静脉注射未知药剂。

管道突然剧烈震动！

雪莉发出一声痛呼，她的控制环正在释放高压电流。橙子扑过去用草莓喷雾罐猛砸控制环，罐体破裂的瞬间，粉红色凝胶顺着电流烧焦了控制环的电路。

"左边！"柏荟突然指向下方。在第七排培养舱后方，有个闪着绿色灯光的方形装置，"排水阀就在消防柜后面！"

橙子没有犹豫。她撞开通风口的百叶窗，在漫天飞舞的金属碎片中纵身跃下。落地时她的膝盖狠狠砸在瓷砖上，但此刻最痛的是胸口——那里别着的草莓发卡正在发烫，仿佛在提醒她与那个恶魔的联系。

警报声中夹杂着机械运转的轰鸣。橙子跌跌撞撞地冲向排水阀，却在转角被一具培养舱拦住去路。舱体里的蓝眼睛少女突然睁开眼，残缺的猫耳动了动——是 N-416！她的嘴唇开合着，似乎在说着什么。

"橙子！小心后面！"

柏荟的警告从上方传来。橙子猛地回头，看见三个全副武装的警卫从走廊尽头冲来。他们的枪口不是对着她，而是对准了那些培养舱！

"清除程序已启动。"机械女声在实验室回荡，"销毁倒计时：120 秒..."

橙子的手抓住排水阀转轮，用全身重量压上去。锈死的金属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呀声，纹丝不动。第一个警卫已经举起武器，瞄准了 N-416 的培养舱。

"不——！"

雪莉从天而降。她的身体在半空中舒展，锋利的指甲直接划开了第一个警卫的防护面罩。镇静剂喷雾立刻让那人倒地抽搐，但另外两个警卫的枪口已经亮起充能的光芒。

橙子咬破自己的舌尖，血腥味刺激下爆发出可怕的力量。排水阀终于转动了四分之一圈，暗红色的液体开始从培养舱底部排出。N-416 的舱门"咔"地一声弹开，蓝眼睛少女像离水的鱼一般摔在地上。

"教...授..."416 嘶哑的声音让橙子浑身发冷，"他...用你的基因...克隆..."

第二声枪响打断了话语。橙子感到肩胛骨一阵灼痛，温热的血液浸透了后背。她踉跄着继续转动排水阀，视线被血模糊前看到柏荟的轮椅从通风管道口飞跃而下，电磁脉冲器在他手中发出刺目的蓝光。

"橙子！现在！"

随着柏荟的吼声，橙子用尽最后力气将排水阀彻底拧开。实验室的地面突然倾斜，所有培养舱的液体同时排出，形成血红色的浪潮。警报声达到顶点时，她腕间的铃铛突然炸开——藏在里面的电磁脉冲炸弹引爆了。

整座实验室陷入黑暗。

在最后的光线消失前，橙子看到那个戴着她编号牌的男人站在主控台前，嘴角挂着诡异的微笑。他的嘴唇开合着，说出的词语让橙子的血液瞬间冻结：

"晚安，我的大草莓。"

这是当年每次药物实验后，他哄她入睡时必须说的话。

第十六章：最后的猫娘

黑暗中的喘息声此起彼伏，像受伤的小兽在呜咽。

橙子背靠着 B-12 实验室的铁门，肩膀的枪伤不断渗出温热液体。在她脚边，三只幸存的猫娘蜷缩成一团——最小的那个正用残缺的猫耳蹭着雪莉的手心，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呜咽。

"M-227...M-192...还有..."雪莉的声音哽住了，她轻轻捧起第三只猫娘的脸。那只少女的左眼缠着渗血的绷带，右耳只剩下一半，"是...是小苍兰..."

被唤作小苍兰的猫娘突然剧烈颤抖起来。她的手死死抓住雪莉的衣角，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："他们...他们给我们注射了 X-9...说是要销毁证据..."她的独眼转向通风口，"但我知道...知道备用通道..."

整座建筑突然剧烈摇晃！天花板上的荧光灯管爆裂，玻璃碎片如雨般落下。柏荟的轮椅卡在倒塌的储物架旁，他正用电磁枪轰开一条通路，苍白的脸上全是冷汗——神经调节器已经发出过载警告。

"雪莉！"橙子扑到控制台前，手拍在身份识别屏上，"快！"

雪莉的权限卡划过读卡器时，整个屏幕突然变成刺目的红色：【警告：检测到初代实验体 DNA】。与此同时，走廊尽头传来机械运转的轰鸣——是自动防卫机器人！

"他们...他们改写了系统..."雪莉疯狂敲击键盘，琥珀色的瞳孔缩成细线，"需要双重认证！"

小苍兰突然挣扎着站起来。她的手按在识别屏上，绷带下渗出新鲜血液：【M-099 认证通过】。控制台发出冰冷的机械音：【紧急通道已开启，剩余时间：180 秒】

"走！"柏荟的电磁枪轰开了最后一道障碍。通道口喷出的冷气中夹杂着血腥味，显然前路也不安全。

橙子刚要转身，突然被小苍兰拽住衣角。独眼猫娘从实验服口袋里掏出一支蓝色药剂——和当初 N-416 给她的一模一样。

"教授...教授用你的基因..."小苍兰的独眼里涌出泪水，"所有二代实验体...体内都有你的..."

爆炸的冲击波再次袭来！通道口的金属门开始变形。雪莉已经抱着最小的猫娘冲了进去，柏荟的轮椅卡在变形的门框间，电磁枪因为过载开始发红。

橙子突然明白了什么。她颤抖着接过那支药剂，看到玻璃管壁上刻着一行小字：【N-107 逆转录酶】。

"橙子！"柏荟的吼声伴随着电磁枪的炸响。轮椅终于冲破障碍，但代价是他的右手被碎片割得鲜血淋漓。

最后的猫娘们相互搀扶着冲进通道。在自动门关闭前的最后一秒，橙子回头看了一眼——控制台的监控屏幕上，那个戴着【N-107】编号牌的男人正站在主控室，手里拿着染血的草莓发卡。他的嘴唇蠕动着，似乎在说：

"我们很快会再见，我的大草莓。"

通道在身后轰然闭合。黑暗中有温热的液体滴在橙子脸上——是雪莉在哭，还是自己的血？她分不清了。唯一清晰的是掌心那支药剂传来的温度，和柏荟轮椅碾过金属通道的声响。

那是通往自由的声音。

第十七章：焚毁的罪孽

安全门的液压装置发出濒死般的嘶鸣。

橙子用血肉模糊的肩膀第三次撞向金属门时，身后的通道已经变成熔炉。热浪卷着塑料燃烧的毒烟追咬着他们的脚跟，雪莉怀里的小苍兰开始发出幼猫般的呛咳。

"再...再来一次！"大门被一根锈蚀的钢筋卡死，他的右手已经焦黑一片，却仍死死抵在门上。神经调节器在皮下凸起狰狞的形状，像要破体而出的怪物。

橙子的爪子抠进门缝，指甲崩裂的瞬间，盛夏的阳光如潮水般涌进来。她踉跄着扑出通道，滚烫的金属地面灼伤了掌心。在视网膜被强光刺穿的最后一秒，她看到——

控制室的防爆玻璃后，那个恶魔的白大褂下摆已经窜起火苗。他的机械义肢高举着，指尖离红色按钮只有毫米之距。燃烧的【N-107】编号牌在他胸前扭曲变形，宛如正在融化的烙印。

"你们这些残次品..."他的声音通过广播系统传来，带着电子设备短路时的杂音，"真以为能..."

爆炸的冲击波比声音更快抵达。

橙子被气浪掀翻的瞬间，柏荟的轮椅如炮弹般横撞过来。他残破的右臂环住她的头颅，后背完全暴露在烈焰前。橙子听见皮肉灼烧的“滋滋”声，闻到自己发梢焦糊的味道，但最痛的是胸口——那支蓝色药剂正在发烫，仿佛要灼穿她的心脏。

"主人...主人！"

她挣扎着从柏荟身下爬出。男人的后背已经看不出原本的皮肤，轮椅的金属框架熔化成扭曲的雕塑。但更可怕的是雪莉——她正跪在通道口，徒劳地伸手去够里面的人影。小苍兰的半张脸从逐渐闭合的门缝里露出来，独眼里映着漫天火光。

"走..."独眼猫娘的嘴唇蠕动着，将另外两只年幼的实验体推出门外，"告诉 416 姐姐..."

通道门轰然闭合的刹那，橙子看清了小苍兰手里的东西——那是个老式引爆器，电线一直延伸到实验室最深处。她残缺的猫耳最后抖了抖，嘴角扬起橙子此生见过最美丽的微笑。

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里，整座山体开始塌陷。橙子拖着柏荟向悬崖边缘爬行时，看见雪莉正用身体护着两只小猫娘。她们的白发在热风中狂舞，像三面投降的白旗，又像三簇新生的火苗。

悬崖下的溪水泛着诡异的蓝光——是那些被倒掉的逆转化剂。当橙子抱着柏荟滚落山坡时，燃烧的实验室在他们头顶炸成巨大的火球。熔化的金属编号牌如流星般坠落，其中一块擦过橙子的脸颊，留下永恒的烫痕：【N-107】。

冰凉的溪水漫过伤口时，橙子听见雪莉在哭喊。她挣扎着看向怀里的柏荟，男人的瞳孔已经涣散，但左手仍紧攥着她破碎的衣角。远处传来直升机的声音，反抗组织的旗帜在舱门上猎猎作响。

橙子颤抖着掏出那支没碎的药剂。阳光透过蓝色液体，在她掌心投下晃动的光斑。她想起小苍兰的独眼，想起N-416 舱门上的冰霜，想起雪莉说"所有二代实验体体内都有你的..."。

当针头刺入静脉时，橙子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药剂流入血管的灼痛中，她恍惚看见那个戴着她编号牌的男人在火中微笑，看见无数培养舱里的猫娘睁开眼睛，看见柏荟种下的第三十七株草莓在废墟上怒放。

直升机降落的轰鸣惊飞了山鸟。橙子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：

原来焚毁罪孽的火，也可以孕育新生。

第十八章：新生

直升机轰鸣着掠过燃烧的山谷，橙子将额头抵在舷窗上，望着远处渐渐浮现的湖泊。

柏荟躺在担架上，后背的烧伤已经被紧急处理，但脸色仍然苍白如纸。橙子的尾巴轻轻搭在他的手背上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他掌心的纹路——那里有一道浅浅的疤痕，是当初为她挡下玻璃碎片时留下的。

"橙子姐姐..."失去左耳的猫娘怯怯地拉了拉她的衣角，指着窗外，"那个湖...和培养舱里的投影不一样。"

阳光穿透云层，湖面泛起细碎的金光。雪莉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，她伸手触碰舷窗，指尖微微发抖："是真的..."她的声音哽咽，"没有数据模拟的延迟...没有循环播放的固定画面..."

橙子突然从口袋里掏出那支蓝色药剂——【N-107 逆转录酶】。她盯着玻璃管中晃动的液体，想起实验室里那些扭曲的实验体，想起小苍兰最后决绝的眼神。

"雪莉。"她轻声说，"打开舱门。"

"什么？"

"打开舱门。"

雪莉犹豫了一瞬，还是拉下了控制杆。狂风瞬间灌入机舱，橙子的白发在气流中狂舞。她没有犹豫，将药剂用

力掷向远处的火海——蓝色的小瓶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最终消失在滚滚浓烟中。

"这种害人的东西……"橙子的声音被风吹散，却又无比清晰，"不该存在于世界上。"

柏荟在这时睁开了眼睛。他的目光依然虚弱，却已经恢复了清明。橙子立刻扑到他身边，耳朵抖得厉害："主人！我们赢了！反抗组织会送我们去安全的地方，有最好的医生……"

柏荟的指尖抚上她的脸颊，擦掉不知何时流下的泪水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让橙子瞬间安心："我知道……我的草莓……从来不会让我失望……"

直升机开始下降，一片宁静的私人疗养院出现在视野中。白色的建筑群环绕着人工湖，草坪上甚至开着真正的野花。两只小猫娘挤在窗边，尾巴不自觉地缠在一起。

"到家了喵。"橙子深吸一口气，夕阳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她的尾巴高高扬起，像一面胜利的旗帜，"这次是真的……回家了。"

雪莉望着越来越近的地面，突然笑了。她摸了摸左耳的残缺处，那里不再有控制环的束缚，只剩下自由的伤痕。

风吹散了实验室最后的灰烬，也带走了所有噩梦。在疗养院的停机坪上，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正推着担架车等待——但这一次，白大褂的胸口绣着红十字，而不是冰冷的编号。

第十九章：疗愈的时光

清晨六点十五分，监护仪的滴答声与鸟鸣交织在一起。

橙子蜷缩在病房的沙发上，尾巴无意识地缠着沙发扶手。两个月来，这个姿势已经成为她的固定睡姿——既能第一时间察觉柏荟的动静，又不会压到自己的猫耳。晨光透过纱帘，在她睫毛上投下细碎的金影。

"第七十三颗。"

柏荟的声音让橙子的耳朵瞬间竖起。她赤脚踩在冰凉的地砖上，看见男人正用马克笔在窗台上划第七十三道刻痕——那是她每天为他准备的草莓计数。

"今天的不一样喵！"橙子从口袋里掏出还带着露水的果实，献宝似的捧到柏荟面前，"是疗养院后面野生的，比大棚种的小，但是更香！"

她踮起脚尖时，病号服宽大的领口滑向一侧，露出锁骨下方已经愈合的伤疤。柏荟的指尖在那道疤上停留了片刻，才接过草莓。这个动作每天重复，却让橙子每次都会耳尖发烫。

"橙子小姐？该换药了。"

护士推门而入时，橙子正用尾巴尖卷着温度计。这两个月来，她已经成功让医护人员相信，猫娘尾巴的温度感应比电子体温计更精准——虽然没人知道她偷偷对比过三十七次数据。

"伤口愈合得很好。"护士揭开柏荟后背的敷料，新生的皮肤泛着淡淡的粉色，"不过神经损伤还需要..."

"橙子会按摩喵！"白发少女立刻举手，手心淡淡的粉色蔓延了全身，"每天三小时，从脊椎到指尖，连指甲缝都不放过！"

柏荟突然咳嗽起来，耳根泛红。护士憋着笑记录数据，假装没看见他病号服下突然绷紧的腹肌。

窗外传来细碎的嬉闹声。橙子扒在窗台上，看见雪莉正带着两只小猫娘在草坪上追逐蝴蝶。左耳受伤的猫娘——现在有了名字叫"铃兰"——正笨拙地练习使用助听器；而眨巴眼睛的那只被取名为"奶昔"，因为她总喜欢喝橙子的草莓奶昔。

"奶昔昨天问我..."橙子的尾巴在阳光下轻轻摇晃，"能不能叫她'欣昔'，说这样更像人类的名字。"

柏荟的手突然覆上她的手背。他的掌心还有些苍白，但温度已经恢复："你呢？还想用编号吗？"

樱花被风吹进窗内，落在他们交叠的手上。橙子歪着头思考时，耳尖抖落一片花瓣："橙子就是橙子喵。"她转身用鼻尖蹭了蹭柏荟的下巴，"是主人的橙子。"

午后三点，理疗师来给柏荟做复健时，发现病床上堆满了草莓。橙子正用着吸尘器清理地板，见状立刻竖起耳朵："因、因为主人说喜欢..."

"我建议改成草莓酱。"理疗师板着脸说，却偷偷往口袋里塞了两颗，"否则容易招蚂蚁。"

夕阳西下时，橙子趴在窗台上，看着花园里新栽的草莓苗。那是用第三十七株的匍匐茎培育的，此刻正在晚风中舒展叶片。她没注意到柏荟已经撑着拐杖走到身后，直到男人的气息拂过她耳尖。

"在看什么？"

"未来喵。"橙子向后靠进他怀里，尾巴自然地缠上他的手腕，"雪莉说要开间草莓甜品店，奶昔想当试吃员..."

柏荟的下巴抵在她发顶。远处，铃兰正笨拙地给草莓苗浇水，雪莉在一旁纠正她的姿势。暮色中，那些曾经被编号定义的少女们，正学着用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。

监护仪不知何时被拔掉了。橙子转身抱住柏荟的腰，听见他胸腔里传来稳健的心跳。这个声音比任何医疗设备都更能证明——他们的疗愈时光，终于开出了希望的花。

第二十章：归途

上午十点零八分，一辆漆面斑驳的银色面包车驶出医院大门。

奶昔把整张脸贴在车窗上，鼻尖压得扁扁的，浅金色的竖瞳追随着路边的每一棵树、每一只鸟。她的尾巴在座椅上不安分地扫来扫去，时不时碰到正在看书的雪莉。

"奶昔，"雪莉头也不抬地按住那条调皮的尾巴，"你压到书角了。"

"对不起嘛！"奶昔缩了缩脖子，却马上又被窗外掠过的羊群吸引，"雪莉姐快看！那些云会咩咩叫！"

副驾驶座上，橙子正跪坐着给柏荟整理衣领。男人刚拆线的脖颈还泛着淡淡的红痕，在阳光下像一抹晚霞。

"主人这里还疼吗？"她的指尖轻轻掠过那道伤痕。

柏荟摇头，伸手将她耳畔的碎发别到耳后："比某个偷吃我止痛药的小猫好多了。"

"那、那是为了测试药效喵！"橙子的耳朵瞬间通红，尾巴"啪"地拍在座椅靠背上。

后座突然传来"咚"的一声响。铃兰不知何时解开了安全带，正跪在地板上翻找什么。她残缺的左耳微微抖动，完好的右耳上别着昨天护士送的草莓发卡。

"找到了！"她举起一个皱巴巴的纸袋，里面装着医院食堂顺来的小餐包，"最后的储备粮！"

面包车驶过减速带时剧烈颠簸，餐包飞向空中。奶昔一个飞扑，却在半路被自己的尾巴绊住，整个人栽进雪莉怀里。橙子伸长手臂去接，结果被柏荟一把搂住腰才没撞上前挡风玻璃。

混乱中，那个小餐包稳稳落在仪表盘上。

五双眼睛齐刷刷盯着它看了三秒，然后不知是谁先笑出了声。很快，整个车厢都淹没在笑声里——奶昔笑得直捶座椅，铃兰捂着肚子滚到地上，连雪莉都忍不住别过脸去，肩膀微微发抖。

柏荟悄悄握住橙子的手。后视镜里，初秋的阳光穿过飞扬的尘土，在坑洼的路面上洒下细碎的金斑。远处，他们即将入住的小屋已经能看到轮廓，门前的三株铃兰在风中轻轻摇曳。

橙子突然凑到柏荟耳边："主人，我们像不像偷渡的草莓？"

"嗯？"

"装在同一个盒子里，"她的尾巴悄悄缠上他的手腕，"滚来滚去也不会分开喵。"

面包车转过最后一个弯道时，奶昔突然发现自己的尾巴尖上粘着一朵蒲公英。她刚想伸手去摘，一阵风从车窗灌入，那朵白色小伞便轻盈地飞向了远方。

第二十一章：官方认可

清晨七点十二分，奶昔的喊声划破了山谷的宁静。

"有陌生人！穿着黑色的衣服！"她跌跌撞撞地从草莓田跑回来，睡衣下摆沾满露水，手里还攥着半颗没吃完的草莓。

橙子的猫耳瞬间竖起。她正在给柏荟换药，棉签"啪嗒"掉在地上。雪莉已经抄起门边的铁锹，而铃兰——这个平时最胆小的女孩——此刻却反常地站在最前面，残缺的左耳高频抖动着。

"请不要紧张。"

穿深蓝色西装的男人站在篱笆外，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。他胸前别的金属徽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右手捧着的烫金证书上印着政府印章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身后停着的黑色轿车——车门上漆着醒目的 DNA 双螺旋禁行标志。

"公民勇气勋章。"特派员弯腰将证书放在门廊台阶上，这个动作让他紧绷的西装发出细微的撕裂声，"议会全票通过...感谢诸位揭发跨国基因犯罪..."

特派员的皮鞋碾过一颗掉落的草莓。鲜红的汁液沾在他锃亮的鞋尖上，像一小滩血迹："所有幸存实验体都获得了永久身份证。"他机械地背诵着，"包括养老金账户和医疗保险..."

奶昔突然从雪莉身后探出头："那我们可以上学吗？"她的竖瞳因期待而扩大，"电视里说学校有实验室！不过是做泡泡的那种..."

晚风拂过草莓田时，那枚勋章正挂在自制木牌上。月光给它镀上一层冷蓝色，就像当年实验室里的培养液。橙子用尾巴尖轻轻拨弄着勋章，金属链发出细碎的声响。

"主人。"她突然转身，额头抵在柏荟锁骨处，"今天那个人...闻起来和教授一样。"

柏荟的手顿在她后颈。那里有个几乎淡不可见的针孔疤痕，是最后一支镇定剂留下的："是古龙水。"他故意用鼻尖蹭她发顶，"橙子讨厌的话，我明天去买草莓味的空气清新剂。"

橙子"噗嗤"笑出声，尾巴却不自觉地缠紧他的手腕。月光下，勋章在木牌上微微晃动，倒影落入旁边的水桶——水里漂浮着几片新摘的草莓叶，叶脉在涟漪中扭曲变形，像极了人类掌心的纹路。

屋内传来奶昔兴奋的尖叫，接着是雪莉无奈的训斥声。铃兰正在教她写自己的新名字，笨拙的笔迹已经涂满半本练习簿。

柏荟突然抱起橙子转了个圈。她的白发在月光下铺散开来，发梢扫过那些刚结出青果的草莓苗。

"看。"他指着远处灯火通明的小屋，"这就是我们救下来的世界。"

橙子的耳朵慢慢舒展。她伸手摘下那枚勋章，轻轻别在柏荟衣领上："那...明天开始，橙子要教奶昔怎么种最甜的草莓喵。"

夜风掠过草莓田，吹动木牌上未干的墨迹。那上面是五人今早一起写下的农场名字：【新生草莓园】。在"生"字最后一横的末端，还粘着一片小小的、银白色的猫毛。

第二十二章：新的日常

清晨五点四十八分，第一缕阳光穿透厨房纱窗时，雪莉的第五个戚风蛋糕正在烤箱里膨胀。

她紧盯着温度计，被面粉染白的睫毛微微颤动。操作台上散落着前四次失败的残骸——第一个塌陷得像陨石

坑，第二个还粘着蛋壳碎片，第三个焦黑得能当炭笔用。奶昔偷偷给这些“作品”取了名字：蘑菇云、陨石和黑洞。

"雪莉姐..."奶昔扒着厨房门框，睡帽歪到一边，"这次好像..."

"砰！"

烤箱里传出的闷响打断了她。雪莉面无表情地拉开烤箱门，一团冒着青烟的焦黑色物质正缓缓塌陷。奶昔的鼻子抽动两下，突然打了个喷嚏——这个喷嚏惊醒了屋檐下的麻雀，扑棱棱飞向草莓田。

铃兰早已在田里忙活了。她戴着橙子编的草帽，残缺的左耳被细心藏在帽檐下。当麻雀掠过时，她正弯腰检查第三十七株草莓的匍匐茎，指尖轻触叶片背面的露珠。这个动作让她想起实验室里测量培养液 PH 值的日子，只是现在她记录的是糖度与日照时长。

"要这样摸。"橙子的声音从工具棚传来。她正抓着奶昔的手往自己头上放，"从耳朵根部开始，顺时针揉三圈..."话音未落，柏荟的手突然加入示范。修长的手指陷入银白发丝，橙子瞬间软化成一滩猫饼，喉咙里发出引擎般的呼噜声。

铃兰咬着笔杆笑了。她的种植日记翻到新的一页，上面画着歪歪扭扭的草莓和太阳，角落里还有五个火柴人——最高的那个总是被画上夸张的医师袍。

山坡上，柏荟正和心理医生组装秋千架。白衬衫被晨露打湿，隐约透出后背烧伤疤痕的轮廓。

"她们比预期适应得更好。"医生推了推眼镜，螺丝刀在阳光下反光，"尤其是凡亦橙，已经能完整复述《民法典》中关于..."

"她昨晚偷偷用尾巴卷着法典背到三点。"柏荟敲紧最后一个螺栓，"因为奶昔说想当律师。"

秋千架投下的影子缓缓移动，正好指向扩建中的木屋。新砌的砖墙上留着五道手印——奶昔非要拉着每个人按上去，说这是"人类房子的魔法阵"。

午餐时分，雪莉端出了第六个蛋糕。这次的金黄色泽让所有人屏住呼吸。当叉子切下时，奶昔突然大喊："等等！"她飞奔去摘了颗草莓摆在蛋糕顶端，"现在完美了！"

阳光透过草莓在雪莉脸上投下淡红色的光斑。她低头掩饰上扬的嘴角，却看到橙子正把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小心翼翼塞进钱包夹层——那旁边还留着从实验室带出来的，皱巴巴的 N-107 编号牌。

傍晚的心理辅导课上，铃兰始终低着头。当医生问到"最想实现的愿望"时，她残缺的耳朵突然动了动："想...想听真雨打在叶子上的声音。"她的手指绞着衣角，"实验室的雨声...是循环播放的录音带..."

窗外，柏荟正在调试新装的雨水收集器。橙子蹲在旁边，尾巴随着他的指示左摇右摆。更远处，奶昔追着自己的影子在草莓田里疯跑，而雪莉——这个曾经最警惕的女孩——正靠在门廊躺椅上熟睡，膝盖上摊着翻到一半的《甜点大全》。

夜幕降临时，秋千迎来了第一位乘客。铃兰紧紧抓着绳索，在晚风中轻轻摇晃。她的草帽被吹落在地，残缺的左耳第一次毫无遮掩地沐浴在星光下。奶昔在后方推着她，每用力一次就大喊一个数字："这是第 37 下！和我们的草莓一样多！"

橙子倚在柏荟肩头，尾巴悄悄缠上他的手腕。小木屋的灯光将他们的影子投在草地上，那影子的边缘有些模糊，像是正在慢慢融入这片土地。